穆堂别稿

穆堂別稿卷之三十四

臨川　李紱　巨來

書一

與江西巡撫郎公書

自晚春馳奉一函彈指又臨九夏伏想幕府清娛民安政洽湖山千里莽靜波澄西江祇頌上微天心福履之綏可爲遙慶某自會榜之後諸事多蒙長郎君料理得以悉心殿試稍躋前列遂忝清華仰溯淵源皆出栽培所致將來事業文章或可藉爲涵養之地庶幾稍有成立仰副盛心

非徒區區浮榮爲足感荷而已惟是長安珠桂居大不易兼之衙門舊規繁文縟節日逐應酬畧無寧晷兼稟澗然殊爲歉仄近日公事粗了始就右安門外授徒藉取微俸稍資衣物應酬之用而蒙童講解頗覺費心疲頓之餘每一回思依然窮諸生境界良可慨亦可哂也人便肅候興起并錄小詩通爲一冊寄呈教政附有啓者今歲

恩詔款內有督撫大臣保舉賢能官一條因念原任吉安府永新縣知縣張士琦清慈之質古所僅有畧備某舊作感事六首中因傾出寄呈其貲心實政則永新紳士皆

能言之惟革除陋規太盡頗取怨於繼任者耳又現在
廬陵知縣劉廷瑛清苦之行人所不堪吏事亦敏緣一
二頑鄉不時輸賦未免陽城之拙此則久在仁覆之下
者某近因彼延請修廬陵縣志親見其苦操故併及之
頃聞張令廢居吳門幾于三旬九食劉令雖現任齋廚
索然大賢公忠爲國某所信服故敢率爾漫陳可否采
擇老成自有定見非外人所敢與知也

與同年趙侍講書

聞有軍前之行甚念甚念

國家有大事大臣子弟爲

君父出力宜也士君子幼所學壯必見之行事効力軍前亦
心所願也文臣不與于金革此行大約任轉餉耳某頗
聞其畧妄陳一二備採擇烏一軍前運米用官養之駝
騾馬匹總不如僱運爲便凡在官駝隻採買不無浮價
又不得十分膘壯至喂養之弊更不勝言如每駝一隻
九月初一日起至三月三十日止日給料五升草二束
而管發草料之官喂養之官及家人夫役重重扣尅五
升之料已十耗其六七况喂駝之法必由一升漸增至
五升由五升漸減至一升遞増遞減方克調勻長膘今
委之不知畜牧之官官又委之夫役喂養豈能如法即

四月至八月不給草料于廠中收放而官夫皆貪近便不擇水草善地駝安得不罷瘦喂養騾馬弊亦如此更有用牛者悉係臨時採買尤多不堪至于裝運糧石不知駝力大小每駝一隻概以一石六斗爲率每騾馬牛一頭概以八斗爲率其力小者必先倒斃一駝斃必將糧石洒開併裝一併則所負愈重愈易倒斃至倒斃益多無可洒帶埋棄糧石必須賠累矣且喂養夫役每出口則十逃六七一路水草焉能調攝故倒斃尤易此遲悞所由來也故法莫良于催運講定每石腳價若干運至某處或駝或牛皆可蒙古番子之駝牛本皆膘壯素

知其力量大小其裝載必勻兆駝牛悉係已物愛惜之誠百倍于官物水草必使得宜雖行數千里倒斃亦少即有倒斃亦必亟行催覓以補其數故所運之糧可無遲悞之患一給發兵丁草豆俱照馬匹數目而八旗每一披甲人名下或該馬五匹半或該馬六匹半大約虛數多實數少其實在馬匹必須給發草料本色其虛數皆照時價折給每豆一石折銀三兩五錢多亦不過四兩每草一束折銀三分多亦不過三分五六釐而西寧所派各州縣軍需豌豆多至十餘萬石每一州縣二三百石四五百石不等其各州縣豆價每石開銷正項一

兩二錢其實皆派之民間脚價則于藩庫支領正項每豆一石撥站銀一錢二分其不足者亦皆派之民間約計所派每豆一石或十一二兩或多至十五六兩各州縣實不必辦豆止用遣家人衙役賫銀至西寧與管事者講明每豆一石折銀六兩五錢起至八兩止西寧管事之人即將此項銀兩于本地收買本色一半照時價折色一半實在兵丁所得無論本色折色每石總不過四兩或三兩五錢在正項豆價脚價已足給發而派累民間者恆多幾倍實于軍需無益一西寧之駝例于蘭州收銀原議每駝一隻正項銀七十二兩牛二頭准駝

一隻而官生捐納每駝一百一二十兩不等及至採買駝隻用價不過五十六十兩買牛一頭用價不過十四五兩其所收捐納銀兩破耗頗多一係運柴旦木糧餉每石脚價銀八兩以每駝裝米一石六斗算則是一駝之價竟有十二兩八錢矣其實僱柴旦木之駝每隻不過六兩幾錢尚浮六兩有餘除運戶餘利每駝約得二兩其餘則皆歸官吏中飽一押運柴旦木糧餉從前運官口糧鑼鍋帳房及騎乘鞍馬俱係自備其駝載口糧鑼鍋帳房之駝隻俱出自運戶而運戶之奸弊甚多運官若貪此小利卽爲所挾難于約束故駝載行裝必一

切自備不可沾染分毫一從前出口餉銀多有邊珠不全及長蘆鹽課成色不足之元寶頗受其累邊珠不全者每一元寶輕平或五六錢七八錢不等至于長蘆鹽課因傾銷火候不到開鑿易于散裂內地用爐火燒紅鐵鑿細鑿尚不免折耗口外既無爐火亦無鍾鑿惟用斧斫開每一元寶往往折耗至二三兩不等兵丁駐劄塞外勞苦異常惟賴月餉支持何堪損耗亦有不願領者剩下元寶必令運官帶回更爲不便運官出口之時尚有兵丁護送回寧之日止存主僕數人倘有不虞干係匪小故所領餉銀必將長蘆鹽課及邊珠不全之元

寶藏行挑出庶兵丁免折耗之苦運官亦無帶回元寶之累一西寧運戶人不一種從前西寧道遴委運官委牌止稱管押運戶人等並不開明運戶姓名比至運戶有脫逃不到之糧運官無從稽查必致賠累故派委押運時即應將運戶姓名查清并令西寧道于委牌內開明以便管押稽查一解餉出口俱有護送兵丁每兵雖有關給口糧並無口糧脚價故攜帶之糧往往不足每日步行多則百里少或數十里所食止乾糧炒麪或食粥一飧殊堪憐憫督運出口之官間日買羊一隻賞給兵丁庶令感恩盡心防護若能轉請另給運費尤爲妥

協以上數條向曾訪之軍前人員雖早晚時事不同彼此地勢各異然大段相同則芻蕘之言或亦有可兼收者率布不宣

與大學士兼管浙江巡撫嵇公書

一別十年飛沉絕跡近雖蒙

聖恩起用而憔悴之餘無復當年虛憍之氣矣敝通家程總督王

京轉傳清問兼聞頗以海塘未易措手爲憂老成持重之見固應如是然某向年典試浙江特以海塘發策多士頗能言之而一二親友仕于浙中身受其累者更知其

詳蓋海塘之壞非海塘之難治由于局外者欲闖入局
中故力詆任事之人比事權入手又欲損下益上藉以
居功然皆理勢所必不能者徒以忿睢暴戾之氣行忍
心害理之事而官與民皆不堪命矣請言從前諸弊而
條進以救弊之方備采擇焉雍正十一年以前塘工係
督撫司道暨海防廳管理上下呼吸相通功過同任絕
無私意各遵舊章先事預籌罔敢稍懈所以雍正七年
十年間曾過颶風潮漲極險極危皆得保護平安自雍
正十一年夏秋間局外人妄覬邀功協辦事權入手上
違督撫下陵司道偏執己見所在掣肘公事已難辦理

尋以前兵備道王斂福海防廳吳弘曾不能曲意順從
吹毛求疵遂私出彈章更不關會巡撫將道廳一併特
參實屬冤抑夫既將十一年以前歲修搶修之工料指
爲糜費浮冒則十一年以後自辦理之工程不得不刻
覈節省省無可省則苟且而已十二十三兩年間石塘
坦水未加一樁一石草塘僅以浮土浮柴掩飾其意以
爲塘或坍塌可證從前所修工料不堅以致不能保固
設或不坍則十一年以後歲修搶修錢糧較十一年以
前節省數倍更可以證從前之浮冒孰知去年六月初
二日猝遇潮湧風擊塘既兩年不修料又一時無備便

致盡行倒楊此先後變更悞工之原委也至開挖引河於十二年四月初旬正值蠶農兩忙之時尅期興工棚廠未蓋器具未備驟然勒派民夫數萬官民徬徨莫措司道再三求減始定每日用夫二萬六千名時初夏氣候倏雨倏晴暑濕薰蒸作爲瘟疫又不許更替休息以致傷斃多命迨各縣搭蓋棚廠備辦器具那動庫帑賠墊王今不許開銷究之旋挖旋淤旨報通流濫請議敘後知功不能成又條陳添設引河通判 尚司疏濬以爲卸過之地勞民傷財工無實際此所辦引河之工程也其次堵塞尖山水口細繹情形廣諮輿論即使果能成

功亦不過障蔽尖山以西二十餘里之塘身究不能保適塘一百餘里之穩固而且使二十餘里以西其頂冲更甚其利小其害大而辦理苛刻石料旣以明扣價值又暗折斤兩萬斤之石僅作三四千斤不等以致人心散渙自十二年十月開工擾累一年有餘僅就山邊淺水中堵起百餘丈中間最深之處隨堵隨卸究不能成功而工員病故者已數名船戶之傷殘苦累匠夫之拖斃逃亡已無算各縣之暗地貼賠石匠安家路費與夫在工不敷口糧食用多者白金以千兩計少者亦費數百不特無可請銷抑且無可告訴怨聲載道人人側目

幸老先生到工後暫將尖山停工船戶石匠又爲加價官民之困稍蘇此所辦尖山之害也又其次則所築土坯塘工程爲害亦大未完工之先勒令工員加一五節省在苛刻估報之內扣銀一萬餘兩奏明節省充公迨工程坍塌工員無力賠修又令將前項節省銀兩支銷以公完公夫旣已支銷應再據實奏明乃恐蹈前奏不實之咎復勒令工員賠出一萬餘兩以補節省之項工員勢不能賠則疊咨巡撫叅追巡撫察知究抑不便題叅彼亦堅持不准報銷此所辦土坯塘之實情也至于柴薪一事似屬粗料然近杭無山必須取之寧波紹興

肩負出山常數十里始載小溪餘艘　易船就江數轉始
達杭城原有一定之價乃止四折五折樵採萬夫怨聲
千里此亦一害也以上各條均係已往情事言之惟有
浩歎伏思雍正十一年以前未有總理協辦上未瀆陳
於
朝下未擾累于野十二年以後官民既已荼毒工程又復
敗壞則總理協辦之無容添設也明矣亟宜奏請撤回
仍歸地方官辦理此救弊之根本也訪從前司道間亦
有牴牾之時實因海塘未定章程歲修緩工係先估計
後發錢糧搶修險工皆已有工程之後道員方移司領

鈸司復詳院必待批准然後給發在道以工程爲急在
司以錢粮爲重所以緩急之閒多不應手而有彼此參
差之事此亦應照河例另爲酌定者至于兩防廳管東
西石塘似亦敷用但偶遇險工則自尖山至老鹽倉七
十餘里之石塘自老鹽倉至李家邨二十餘里之草塘
東西往返實有鞭長不及之慮似應將石塘着兩同知
管理于草塘另添一通判管理更爲妥協至于十一年
以前遇有工程調各丞倅及佐雜赴塘協辦十一年以
後又添調各縣協辦不惟一時不諳且路遠不能立至
深爲未便是莫如于在塘同知通判名下酌量添設縣

丞主簿每名下各二員平日則學習臨時則修築勝于一時調撥至于知縣乃地方正官應照十一年以前總不許調撥惟仁和海寧本縣地方官有必應辦理者乃可偶然調用官制既定事可徐舉酌其緩急而次第行之查河工之例歲修需銀若干搶修需銀若干于本年霜降後預發明年錢糧給道員酌量轉發工員備辦料物驗收支發耑責道員一有工程報明河院即時搶築俟秋汛既過道員確核報銷如一年平穩錢糧尚有盈餘一年危險錢糧或有不敷據實開報察核今亦當照此例除議官及發錢糧應司道會議會詳外其餘一般

河工之例尚交道員酌辦藩司勿得掣肘則巡撫稽查事有尚責工無遺誤矣塘工既有專管應令工員採辦料物不可派發州縣此亦先務也土坯塘勒令工員賠補節省之項應行免除以免苦累其連年各縣墊借撥之項應速清查報銷開除以免牽混此皆近年官吏湯火之困救之不可以或緩者也若現在塘工前塘再加修理自可堵禦潮汛聞建大石塘于前塘之內似可稍緩蓋夫役料物勢難兼顧或歸于歲修案內每年額定修幾百丈庶免急迫之累否則將大石塘即建于臨水之處以免重費更為妥協昔人謂身在堂上乃可以

辦堂下之是非老先生今日所處之地是也宜無俟旁參末議然昔人又謂旁觀者清則詢于芻蕘不可無采此又某昔日同僚之誼不敢以自外者也附候崇禧伏
惟裁察

復余編修東木書

接手書得知近日孝履勳定深用慰浣郡侯創建書院以課闔郡士子延懇主講生平訓誘後學必以讀書立品並舉藍徒讀書不足為士非敢居講學之名也宋南渡後講學者止于訓詁章句既已失學之實而近日山長止講時文則志于富貴而已蓋陸子鹿洞講義所謂

喻利之事尤爲不可余生平尊信陸子卽朱子亦謂子靜之學收攝得學者身心故懇懇爲諸生言之恐其過耳不留許書所疑以請再爲批答庶時時省觀或有感發者心同理同不可謂無其人也來札以啟發太驟恐動其勝心爲疑不爲無見然考游定夫先生書明道先生行狀後中一段云張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祕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久矣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

幾乎息矣居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暗明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恐無明道先生之道德而志則相同恐今人教人不得不用明道之說也賢者服闋之後自當北行從前初聞訃時已有治喪畢即赴內廷之

命昨奔

皇太子喪又奉

旨即在內廷行走食俸不算俸而賢者守道之篤必請終制

聖主孝治天下俱如所奏此真吾道之光人倫風化所關非

細故也今服制已終則趨赴
闕廷最爲尤協忠孝固同一理亦恐有
詔旨催促反類偃蹇矣尊作賤辰壽詩極古雅向以失去爲
悵今得之慰甚衰朽無意出山而撫軍以出使未復
命相促其言固難相違而鄂張二相國以三禮館書無人閱
看再三寄訊行期聊復一出勾當公事即作還山計也
倣裝怱遽率復不宣

附來書

余棟謹啟宮詹大人先生萬福比者先生受郡侯劉
公禮聘發與修講堂聚六邑英髦之士而課之以有

體之學有用之文以成其有德有造之品此大賢君子荷擔斯道承先啟後之盛心也棟雖蟣伏草土傾聽下風竊自忻躍又聞先生訓課時數獎許棟為稍能承學洽古文可作諸生觀法棟益悚惶無地然數月來未嘗有一字達左右者以先生方倡明陸子之教使人先求于心以立其大棟不敏竊志斯事二十餘年矣而踐履未篤朝夕之間稍疎持循即不能無悖時或把持太緊又涉正助絕少自然之趣每欲深覘默養優游而出暢之故不敢以語言辨論請益或亦潛體先生之訓也乎今聞諸生中有能作條問記

講義以進是正丈者先生皆爲訂正以饫其心且將
梓而行焉多方誘掖自是無倦本懷然竊度不憤不
啟不悱不發先聖善誘言須循循若啟發太驟恐反
動其勝心陸子言千虛不博一實吾生平學問無他
只是一實棣所以獻疑于左右者蓋願得吾郡諸英
郴郴郁郁質文兼備而我先生教澤炳焉與洛閩同
風不然豈致以纖細末議妄溷于鉅人長德之側哉
又前者嶽降之辰諸生皆爲詩上壽先生將拔其佳
者續入淸風集棣未能有新詩記壬寅春曾獻古體
十章謬蒙嘉賞後蒙諭已失其稿故未入淸風之刻

茲敢更錄以聽採存蔣太守劉公一篇附呈請俏月
內還
京不審確定何期棟蒲陽後除服亦擬于六月北行然不
能扈隨深以爲悵也臨啟曷任依馳
與同館論纂修三禮事宜書
愚經術淺薄三禮尤疎荷蒙
聖上特恩得附于總裁之末不敢不竭愚誠今開局伊始纂
修大意敢妄陳之一三禮並修不宜有所軒輕禮記列
在五經數百年來用以取士而近世儒者因虞氏有儀
禮爲經禮記爲傳之說乃尊儀禮周禮而輕禮記不知

禮記中惟祭義及冠昏飲射聘燕等篇有義字者乃可目之以傳其餘若曲禮內則玉藻明堂位喪服小記大傳少儀雜記喪大記祭法奔喪深衣投壺皆禮制在焉安得概謂之傳以周禮儀禮爲經禮記爲傳遂有謂經爲聖人所作傳爲漢儒所編宜以傳從經不可屈經從傳者此語亦未盡然朱子語類謂周禮未必周公自作恐如今日編修官之類爲之又官名與他書所見多不同恐是作此書成見設官太多遂不用亦如唐六典今存唐時原不曾用又笑云禁治蝦蟆也專一設官豈不酷耶由此觀之則周禮未必遂勝于禮記也至于儀禮

則朱子以爲不備其于冠者見母與兄弟母與兄弟皆先拜則直以爲差異而李方子錄朱子語有許順之問語云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有語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朱子答云以是知禮記亦出于孔孟之徒無疑順之此言極是由此觀之則謂禮記盡出于漢儒所編固未確也況朱子作大學章句謂經一章爲孔子之言而傳十章爲曾子之言程子論中庸直以爲子思筆之于書以授孟子此二書

現頒學宮用以訓士家絃而戶誦固亦禮記之篇何不以漢儒所編疑之即禮記疏中惟王制一篇引盧植語有漢文帝命博士諸生作王制之說然漢書郊祀志謂文帝令博士刺取六經之言作王制則亦皆經辭也豈可目以為傳而薄之哉愚意三經並修不必低昂異同是非悉斷以理而已若先存成見則意必固我反足為說經之累矣一三禮以註疏為主一切章段故實非有大礙于理者悉宜遵鄭註孔疏朱子語類載門人問禮記古註外無以加否曰鄭註自好看註看疏自可了又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且循疏看去又論五經註疏云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朱子之言如此則今纂修者理宜遵朱子之言一以鄭孔為主章段不可更張故實不宜輕駁惟鄭註援引緯書者孔疏雖委曲附會亦不可從一三禮之書以禮文為主泛論義理之說不必過于採摭朱子謂本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者如何懸空于上面說義須是且將散失諸禮錯綜得實則其義亦不待說而自明然則分採眾說務于講制度者加詳于講義理者從備庶合于朱子之旨鄙見如斯惟諸君

子酌定之

與同館論修三禮凡例書

旬日以來閱所纂禮記亦俱妥適惟辨正與存異存疑分別不甚清楚入存異者似可入存疑入存疑者似又可入存異而辨正中語所辨者多即是所存之異與疑既辨于前又存于後殊覺未安故甘端恪原批謂辨正一條當列存異存疑之後而纂修諸君子又謂原定凡例次序辨正在前今難更改愚細思之原定凡例實有難分別者蓋天下之理原無兩可其互異者必有一非即當辨而去之安得並存所謂精義歸一空當無二也

至于箋解可疑之語亦當辨析以決其疑故異者疑者
皆當論定于辨正條內不應辨正之後復立存異存疑
致滋重複但凡例既經
奏定自難更張就今思之有可遷就使不至于重複者旣
有將典章制度名物象數之兩異及可疑者分別于存
異存疑之中而箋註義理之兩異與可疑者則均入于
辨正條內蓋理雖無異與疑之可存而制度則世遠言
湮容有傳聞異辭而闕文可疑者如孟子論班爵班祿
與王制異郊特牲論南郊與周禮異彼此皆經則當以
彼之異附見于此經而存之如士冠禮旣冠後見母而

不見父拜母而母先拜及昏禮廟見爲舅姑已歿者言而朱文公家禮舅姑存者亦行廟見禮皆禮之可疑者亦當附而存之則與辨正不相重複而辨正一條亦不必移置辨異辨疑之後矣又通論餘論二條之後今復加以總論亦似未安無論原

奏六條之外不便加增且通論原議亦覺未安通字應作貫通前章解則通論卽總論無庸別添總論原議乃謂他經論議有可與此經相通者則是經外之意卽餘論矣以此爲通論更以何者爲餘論耶若以通論全章義理爲通論以旁及他經者爲餘論則不必于原

奏六條之外另添總論似覺更爲妥協昨與同館諸君商之而彼以所纂將定難于更張爲辯然修書在一時而

奉

勅纂修之書將以傳之萬世恐不當憚煩而不求其至當使後來有遺議也伏惟眾總裁大人酌定行之幸甚幸甚

與同館論徵取三禮註解書

三禮館送到廿家等閱過禮記七十五卷今俱重閱一過原批妥者十之七俱仍之未妥者十之三以意更定之其有原批雖妥止作商量語未斷定者今亦以意酌定之但唐宋元明以來箋註諸書尚有應採者俱未採

入其應入存異存疑及辨正通論者甚多奉
勅纂修之書將以垂示萬世不全不備似乎未妥從前所開
三禮書目應行徵閱者共一百一十六種今查館中止
有五種尚有一百一十一種未到從前行文未將書目
粘單併發所以各地方官吏無憑搜求今開館既久書
嘗速成若再行文綴不及事查浙江藏書之家惟故檢
討朱彝尊藏書最多某從前與修春秋時請總裁太
倉王公將其孫名稻孫者
奏令入館纂修即令將所有春秋各家詮解帶來共得一
百二十七種遂不待別有徵求而採集大備今館中出

有纂修官闕若仍用此法將朱稍孫

奏請入館卽令將所有三禮各家詮解帶來則所少之書十得七八矣問其人貧甚應令地方官資送歲內行文限新年正二月徵到卽將其書分發各纂修官採添亦不過兩三月可畢再加閱定隨閱隨鈔正副定本大約明年端節前後可以陸續進

呈於館書未爲遲悞而收採盡心庶於奉

勅纂修之意不爲草率是否可行伏惟酌定

與同館論八旗通志補傳書

八旗通志初編進

呈時余居憂未與但查從前纂輯志書先經
奏定凡例一切所纂以雍正五年十月初八日奉
旨之日爲止旋於乾隆元年經工科給事中永泰奏請以雍
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爲止覆准在案是以添修雍
正五年以後之事凡在雍正年間者備載不遺惟和通
呼爾哈腦爾死事大臣若達福戴豪常祿查弼納馬爾
薩定壽蘇圖永圖覺羅海蘭錫米賴等十人衆官員若
德明何溥等一百三十四人並捐軀王事得授世職應
照
奏定凡例將死事大臣等作傳入于世職名臣其死事之

衆官員等作傳入于忠烈傳當經行文八旗查取事實而各旗回稱得授世職之大臣官員人等其子孫現在尚未承襲未便查送等因是以未及作傳又查原奏定凡例內稱八旗人員在于直省居官曾經崇祀名宦者俱與立傳當經行文禮部轉行直省將新修通志移送本館以便查出名宦人等逐一立傳而直省通志止據移到數省其未經送到者無從稽查故所有名宦人等未立傳者甚多今聞西師死事大臣官員人等子孫俱已襲職而直省通志惟貴州一省未到其餘兩京十四省俱已送到逐一細查則名宦人等未立傳者尚有

三百餘人此死事與名宦人等俱事在雍正十三年以
前係應于八旗志書初編立傳之人而現在進呈之書
已經奏
旨增初編二字是初編之書已定將來續修二編自必以乾
隆元年爲始此數百人無由補入恐致永遠遺漏似應
及今將從前八旗未及送到事實之死事大臣官員人
等及各直省未及送到通志之名宦人等奏明緣由請
爲詳細補傳仍進呈
睿覽鑒定一體交
武英殿刊刻庶于志書完全而八旗人士之忠烈循良者

亦俱得表揚于不朽矣是否可行伏惟裁定

復鄭璣尺侍讀書

足下邃學粹行久已中心藏之而拙宦起蹶無常杜門謝客十有餘年偶一蒙

恩起用又多有馳驅之役故雖同館中嗜學之英亦未能共相鏃礪以庶幾共學之誼惟念高蹤遠蹈後會難期輒以小刻奉呈藉博大教不謂高賢若谷之懷過于挹損殊非拙者所敢承也伏蒙以格物之解相商具見平昔用心不同于世俗舉業之學敬服敬服葢此事非書冊所能推尋惟躬行者乃有心得今足下能爲此解自非

躬行心得不足以與于斯但就愚意觀之則尊解即愚解非有二也求仁强恕雖名目不同其爲反求諸身則一大學以修身爲本求仁强恕所以修已修已以安人安百姓即修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惟是就大學本文言之則致知格物即承上文更爲明白親切致知即致其知先後之知格物即格其有本末之物知本即爲知至而下文即接以誠意孔疏謂大學用功自誠意始意誠心正而身修即藏身之恕即絜矩之道聖功王事一以貫之矣故學者苟有志于爲學則即一日之間能知本之在身即設誠而力行之不淩節不弛功俛焉日

有孳孳斃而後已即可以優入聖域故孔子謂我欲仁斯仁至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烏有窮年累歲從事于世俗所謂窮理格物之說而后意誠心正以修其身者哉物無格之時理無窮之時知無至之時而意亦無可誠之時矣或以莫行爲慮是謂萬物不皆備于我而仁義禮智皆由外鑠我也聖功止是一忠恕王事止是一絜矩此豈待求之于外者故謂尊觧即愚觧特愚意即就上文言之不必別尋求仁彊恕等名目更爲自然况知本爲知至註疏古本固如是乎來札謂歸求有志者共相講明各爲爲己之學此眞豪傑之事也貴鄉高

明之材用于天下將來聖學昌明之運必有助焉別有朱子晚年全論及陸子學譜一併呈政兼助皐比之講戒行何時尚圖走送不盡欲言

附來書

蒙賜志學編及附編敬研玩雒誦灼然見爲人之要道統之眞當吾世而有此先知先覺之人竟不能受業門牆自慚并自悲也不幸得足疾不能摳衣致敬于階下私心耿耿宵不遑寐雖然江于先生無師弟之名當有師弟之實譾自稱通文義時見傳習錄即竦心動魄知其喫緊爲人後稍窺朱陸之書亦隙中

覩闕畧見端倪今又得先生提撕而警覺之以是私
淑其身行當歸浙遇一二有志者當共講明而切究
之各爲爲己之學以無虛乎先生覺後覺之至意是
則所謂師弟之實也獨是向有一疑猶不能不質數
年前解格物格字亦作絜度之意竊謂聖賢入門之
功不外求仁大學始教即當彊恕而行格物者絜度
物情務令彼此無間乃所以去私而致其良知也後
之藏恕絜矩亦是此義竊嘗自檢往往不能通彼我
之懷以致良知昏塞孔子詔曾子以一貫不出忠恕
二字詔子貢以一貫即告以恕之一言可以終身行

之當即格物之義所謂本亂末治似謂不能藏恕于
身而欲家國天下之治必不能也檮昧無知所見如
此幸先生誨之瞻望講筵悚息之至

穆堂別稿卷之三十五

臨川李紱巨來

書二

與廣東巡撫楊公書

去歲使車之便仰挹奎光至今傾慰老先生以名世之材膺封疆之寄清勤自勵迥于寒素嶺南數千里真慶福星矣若弟迂疏所如落落乃蒙傾蓋歡然豈誠薱非不遺抑假借爲輶軒光寵也保甲之行頌聲載道詢之守令亦曰清出積盜無數但從前舊案譁匿者多非上臺確示明訓不苛已往則有司未免瞻顧莫敢窮詰度

嶺時擬作書恭閱顧以交淺為嫌併遲裁謝耿耿非言
倣通家張某籍隸貴治給假南歸特緘肅候台安用陳
積悃憑穎瞻馳

復韓提督論條陳書

途將官賫捧
御批條陳大劄至桂恭讀之下仰見高明留意地方實心實
政而
聖慮周詳尤恐臣下圖治過急務令斟酌盡善所謂都俞吁
咈正明良喜起之休風也鄙意烏鎗之禁現奉
功令尊意亦因其有犯而收之非謂逐村搜索土官改流

亦因其罪大惡極而後改之非謂槩行更改則條陳本

意與

皇上訓詞未嘗非一德一心將來擬即以此意覆奏不審尊

意以爲何如至于舍弟非材謬叨一第方深愧悚過蒙

瑤緘珍賜愧爾甚矣藉使璧謝非敢自外實以將媿而

已

與韓提督論墾荒書

泰運方開君子道長伏想新禧游慶福自天申可勝頌

禱墾荒一事疊蒙翰示具悉賢者用心雖當休暇益勵

精勤實深佩服但拓墾之示已揭而應者寥寥不能相

強開有認墾者亦必俟立標兩月之後別無爭競方可耕種事有節次欲速則反多不達至于餘丁開墾向經通行不謂尚無定局實緣章令謝事而署員屢易宜其遲悞如斯今遵命先檄馬平料理餘候開印通行也盜犯屢有捕獲並仰德威所致上林徵賊勦撫之宜似應俟該道府飭縣查明實情再行稟復現在飛檄道府飭查矣鬱林事原係傳聞自多未確而過蒙用心如此蓋亦謹小慎微之意欲互相覺察也礦徒須兩省合勦方能清楚應聽制府咨覆西隆牧已于歲內起程赴任併聞

復兩江總督趙公書

鄙性迂疎自幼讀書時即謂聖賢義理宜稍見之行事不當僅託空言而同志者稀未敢質之當世乃蒙老先生以大集賜讀詩文之工固已度越流輩而座右箴采擇之精自勵錄體認之切皆非躬行實踐無以及此私喜世固有同心之豪傑肅械謝教實出誠心而頁書賜復過于謙抑雖大賢無伐無施然非弟傾服之本懷矣八月間兩淮運使李𠉀通家札言拙刻陸子年譜向曾聞于左右遽蒙寵許今因敝座主雎州王公紀綱之便奉呈一本此書爲弟生平所服膺而弗失者薄技微能

並出于此公暇賜閱倘以為可取則區區所輯尚有陸子學譜二十卷現在粵東開雕旦晚書成即當再呈鈞閱也至於書文拙稿浩繁編為百卷他著述稱是固無足觀亦無力付梓末由請教悵歎而已肅候崇禧憑頴馳溯

復江西巡撫常公書

臺下鴻猷遠學山斗高名以經文緯武之才膺分陝尹東之任西江一路共戴福星南國萬家咸歌化日弟以放廢之餘附在郡民之列未敢造次輒候尊嚴乃蒙瑤翰先施春生寒谷豈惟感泐實切悚惶書局中獲覩令

祖事狀勳伐爛然足光志乘雖于傳例微有參差而屬
在元功理難掩抑現在館中
奏明傳例或軍功得世職或身後得謚或外任祀名宦者
並作特傳不知令祖于三者之例何者相合如未能合
別有附傳之例凡祖父及宗族尊長有合例立傳之人
則子孫卑幼之有功而未合例者俱附入傳中如照此
例未知尊家先世及貴族中何人應立特傳祈爲指示
且傳中例載姓氏及先世里居官階履歷事狀內尚未
全開又初任長史不知係何王府並祈示知以便撰述
肅候崇禧可勝瞻企外將本館奏過凡例一冊附呈台

覽

與惠湖嘉道麗副使書

去歲大沅南還曾附一函奉答當塵記室矣比想興居

佳勝政化滂流足紓遠念惟是鄉舉八年而至監司從

前希有此固

國家所以待非常之材然蒙受深重報稱維艱昨承手翰

乃益知賢者之平昔所以自命者知必有以仰副

天恩而不媿也若生迂拙閒居今七載矣然亦未敢自棄官

書而外著述頗多增訂陸子年譜三卷編陸子學譜二

十卷朱子晚年全論八卷俱已付通家好友分領梓行

惟自著詩古文類稿五十卷別稿五十卷雜著五十卷未能謀梓別稿雜著不必盡醇尙非所急若類稿五十卷自信不朽足以位置宋元作者之間不識足下能任此否類稿不過千頁粵東剞劂價廉工省易于蕆事如果有意則揭石應丞爲生辛丑所得佳士可以分任令其賫札奉商倘有成畫當抄稿本寄上此時亦不流布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耳應丞有志上進屢受知于上臺進謁之下必能相賞于風塵之外附候近祺不一

再與麗剛使書

八月中小兒家信到都備述台札至家遠承存注併稱
尊意樂刊拙集極感古誼但正稿五十卷因應丞未有
回音遂付辛丑編修安溪李廣卿領在泉州刊刻矣外
稿五十卷尚須商訂未敢遽刻惟手編藍子學譜二十
卷惟老拙最用力最得力者生平一知半解立身居官
悉本此書今特寄上倘得即刊與天下共之則拔之拙
集不止于事半而功倍矣此書原係河東總督王君領
刻已經彼親手校對因中州之匠故爾暫停今卷首仍
用彼名與尊名同列志其勤也剞劂稍工更爲助我慰
蒙

新主天恩起用公事旁午語不多及

三與麗副使書

車許二字至具悉近祺安勝併知留意人材得以人事君之誼貫愜愚衷惟是大科之設有意見不合者故相齟齬將來未必克副台望耳細讀手書更知仕宦之勤不忘舊學事業文章行當並永粤西自陳祭酒父子以經術名于漢世南方學者未能或先而千六百年纔起者落落如晨星相望賢者努力克成所業必且爲粤西中興之宗矣陸子學譜梓成厥功甚大陳主政令似南歸侍令胥謁其家鴻使不時來京倘能印刷數十部敎訂

尤佳託其攜帶北來不啻百朋之錫顒望顒望附復不宣

復濟東道陳副使書 附來札

同館近三十年未及窺老先生所志所學向于舍親萬字兆兄處見在復書始知高明之志遠大若此自科舉取士世俗之人富貴利達之外無所用心稍有志者沉溺于明人大全所撮語錄陋書傲然講學自謂尊朱不知其于聖賢之學毫無所見即朱子之學亦百未知一也舟經貴治適當舊出留拙刻三種博教而閽人堅却悵然而行不愼虛懷乃復遣使追予此道榛蕪無問塗之人久矣逃空虛者聞足音跫然而喜輒復附呈惟祈

學必覺之不以先入之見格之或有功于麗澤之義如
倘有紙構望不惜尺書見示鄙見頗具三書中不更觀
縷附復不莊

附來札

法自束髮受書汩沒于詞章之習日對聖賢之書不
知反身之學即偶有警發僻處遐荒又無師友講貫
之益及官京師時與今宮保合河孫公相過從孫公
時亦溺于莊釋之說輒舉相似後以憂歸里于山寺
中取楞嚴金剛圓之甚覺其言之有味似有得乎形
而上者服闋還

朝乃得讀羅整菴先生困知記始了然于心性之異有以知佛說之非并後取莊子讀之其所謂眞君眞宰不變不遺者亦與佛合又有以知二氏之同病于是益取程朱文集語錄反復尋繹金溪姚江新會之書亦于廟市買得讀之稍有以窺乎朱陸之離而得其意旨之所存自知淺陋又愧無躬行之實毫無所得于中未敢妄爲論說以博虛聲邇年以來簿書鞅掌碌碌奔走目不見正人耳不聞讜論舊業日益荒落惴惴焉恐終流爲小人之歸仰惟老先生大人德業聞望海內斗山此法所亟欲執業奉教而恨無由得

自致于大君子之前者乃者仙舟辛過任城適法于
役河干未獲飫聆清誨承賜大著蓋不鄙其顓愚深
有意乎提撕誘掖之拜惠之辱榮逾拱璧奴子愚昧
不知祗領買之悚息竟日惶汗靡寧茲特專役叩請
台安并懇仁恩仍賜檢發俾得潛誦熟讀如偶有所
見仍當條舉一二求就正左右以爲請益之端倘得
奉指南不迷所往皆明教之曲成也溽暑伏惟加意
節宣爲道自重統乞崇鑒臨敂瞻企

與兄弟論葬事書

昨歲十二月二十一日接得七弟信云清明修墓竊看

因棺上有水兼有蟻路將贈公匱請起歸停一時驚痛未及詳覩即于是夜寄信歸令家中作印子以便今年冬間啓看再葬舊穴又因誤認爲辛丑清明起棺以兩年禍變歸咎于此後復細覽知是壬寅清明似于變故無涉彷徨數日反覆深思遍詢高明求其所以雖非啟墓起棺之過實由庚子清明竊看不愼之所致也凡地特起數節而結穴者必有眞氣斷無水蟻金坊之地自衆龍分枝穿田數節各起石山力量甚大其地之吉我所深信雲南萬年兄亦極言其佳且地之有無以印子決之不過遲一二年開看即定吉凶此地葬巳十四年

然後竊看其爲吉凶確可定矣聞庚子竊看之時磚白如新棺堅如鐵棺磚之上俱有氣味金井之中毫無朽濕其爲吉壤更復何疑若此地有水則十四年來水應滿穴若此地有蟻則十四年來棺應蝕盡豈有十四年俱爽塏堅固纔隔一年忽生水蟻之理自是庚子年開看之後塞穴未甚堅實致爲客風所射風入則氣洩氣洩則氣珠成水風入則土冷土冷則蟲蟻漸生此一定之理也聞洗墓之法須先蒸糯米熱飯伺候開時看穴中乾爽有氣即用熱糯米飯倒入急掩土堅築謂之接氣前歲竊看之時並未用此法氣洩可知又聞前歲竊

看時棺磚之上並是氣乳昨歲棺上並是水流蓋氣得風即化為水也信中云棺上之水六月後始盡蓋棺中十四年來所含蓄地氣甚盛故必日久而後洩盡洩盡而後水乾也若地不佳則水應在穴中不應獨在棺上棺上遍處有水蓋盛氣鬱蒸所成不透風則凝為氣乳透風則散為水珠若眞水在棺中必須有孔方能流出亦止能于有孔處流出未聞無孔之器盛水在內而能遍體滲溢于水者其非眞水抑有何疑且以人事休咎決之十四年來安葬不動家中有福無禍庚子竊看之後辛丑禍事連綿惟其氣以漸而洩故禍亦以漸而來

庚子初洩元氣猶盛故猶無恙然大兄亦復舊病矣辛丑則京中有科場之事壬寅則有孫男孫女之殤至將棺請起停置冷屋然後十四年蘊蓄之氣盡洩而無餘豈不痛哉聞高明者云吉地誤起遷者重葬舊穴依三合土葬法加謹堅築數年之後仍復元氣今將葬法附後家中依法即行復葬斷不可惑于旁論

葬日擇于三月初五日丑時開穴即用丑時請置到山至卯時下肂三月初間信到之日即上緊預先買辦芸香五十斤打碎成末淨炭二百斤斬碎成寸石灰三千斤糯米二桶桐油一百斤酒娘三十斤至三

月初一日卽僱定擡夫及開穴夫至初三日卽于舊穴上搭一大棚約寬二丈中可蓋穴左可停棺右可放灰炭器物前後可放穴中所起舊土用人宿棚初四日僱夫將石灰寸炭運至棚下石灰用水發開上篩篩過再于近地取眞黃土膠粘無砂者十八担用鈀鈀碎篩過又于近地溪中挑取小鵞卵石子十二担洗淨浮砂寸炭二百斤亦運到聽用是夜將各項人夫俱僱到家中歇宿二更造飯三更喫飯四更丑時開穴人夫先往山上開清舊穴將穴中舊土擡行刨淨北頭開上五寸底下開深五寸畧見新脉土而

止其扛夫亦于丑時請匶到山併糯米芸香亦運到
山至卯時下葬之時先于穴底用寸炭四十斤雜穴
中舊土鋪一棺位左右及前各出五六寸惟北頭受
氣處鋪湊穴牆俱約厚五六寸炭土上灑芸香末十
斤然後請棺安放芸香之上棺兩旁及前後用寸炭
一百二三十斤攙土靠棺堆起約厚七八寸貼棺處
用三十斤芸香末密灑棺上亦灑芸香末十斤芸香
上用炭三四十斤雜土堆高尺餘上面及四旁炭土
俱已堆好用地掌輕打令其貼實大約炭土四面距
穴牆空七八寸或一尺此所空之處俱用三和土層

層築起頂上亦用三和土層層築起蓋芸香周于棺炭土周于芸香三和土周于炭土芸香取其辟蟲蟻炭取其燥水氣又能止樹根三和土則取其堅固也

開穴後即另着人支鍋煮糯粥每鍋俱要米少水多以便久熬務令米粒極爛米湯極稠其石灰黃土石子預先攪好每五分石灰加三分黃土二分石子入糯粥和之以四齒鐵钯钯令極熟粥湯不可過多但取調和恰好堅可成團是謂三和土炭土推好後取三和土四面及頂上細細鋪築每築一層止鋪土約厚五六寸用三工槌衡築至土乾聲硬用酒娘酒濕

再築第二層不用酒洒則每層不粘自此以至數十層俱照此築四旁築凑穴牆出土築高一尺蓋過穴面各寛一尺鋪作游溝穴頂高至二尺如三和土多愈高愈好游溝後高前低以便流水墓門座石東西各穿碗大一孔以便過水令水歸到墓堂中拜堦而出三和土築後其堅如鐵再將石座水眼暫塞仍于墓旁支鍋取桐油熬滾大鐵杓攪起乘熱自頂潑之以一担油盡爲度油乾後將流水石穴取開其墓門石照本處三牌四扣之法下用石座上用石蓋取其牢固不必過于高大自墓門以下兩邊欄杆碏石八

字引開中用平石砌拜壇數層至于墓道華表

勅命碑亭俟有力時再議可也

答族弟書

接來札兼閱前後稟牘族衆公呈知閔氏詹氏之苦節可嘉吾弟之好義可敬而李澄居心之不仁不義理無可容勢不可已但自此時思之又若有可容有可已者則不如其容之已之也初時李澄凌虐二寡婦至于日食不敷今經官斷產業已三分均分則二寡婦衣食可無憂矣初時維法以長房無後不可不爲定繼今已將李澄之子爲嗣則公郎可不必繼之矣且吾弟高義避

世俗因繼爭產之陋有繼嗣不繼產之議今張守以覬覦產業相加則公郎宜亟領回斷不可復留于閔氏之家吾弟心跡雖族衆皆知然昔人有言操網執罟以入于淵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棄網與罟避淵而去之則不取魚之意不待辨矣或問于文中子曰何以止謗曰無辨何以遠怨曰不爭此至言也若謂公郎爲閔氏所愛恐傷其心則事勢如此非我靳而不與亦可以謝閔氏即使閔氏怨恨致死死節與守節無殊亦無不可者又何必與鼠子較勝負乎如以吾言爲然即將公郎領歸在吾弟爲閔氏之意已盡而不貪田產之心跡愈明

從來淸議強于吏議鄉黨宗族自有公評豈一張守諫詞足爲榮辱哉至于婦女守節止爲自全從一之貞産業可以不問家無田産者將遂不能自守耶若閔氏能歸母家苦守更爲大雅長小女守節十餘年其家亦有微産然寸田未取此亦可以爲法矣幸復不辭

穆堂別稿卷之三十六

臨川　李紱　巨來

書三

與方靈臯論所評歐文書 附論評語四十八條

垂示所閱歐陽公文乃坊間茅鹿門選本此不足以論歐陽公文字也有明嘉靖初王遵巖唐荆川誦法歐曾錄唐宋六家文以三蘇爲一家未及板行而二君沒鹿門頗僥于貲因其所錄刻爲八家文鈔嘉靖以後士人爲王李輩所惑薄唐宋以後文爲不足學古文中絕無能窺尋歐曾文律者故茅選雖陋得流傳至今而所選

歐陽公文尤雜亂盡公所爲卓然立言追昌黎而與之並者世幾不得而知之矣公晚年自定詩古文五十卷爲居士集極精嚴奏議爲公生平經濟風節所發見最爲有用之文亦止存通進司上皇帝書及準詔言事上書二首其餘皆別爲奏議集其內外兩制及表奏書啟四六集雖渾古磅礴一洗唐五代纖縟之病然止取詔冊六首餘皆別存毫不使與于居士集其嚴如此而茅選以書疏奏劄及表啟四六文與二上書雜然並抄至詔冊六首公所存大文字反不得與選彼旣無見于公所以立言之旨去其所取而取其所去則其所抄之本

雜亂無章甚矣豈足據以論公之文哉及細閱足下評
証語亦似未能合公所以立言之意而取其所去去其
所取者中間刪節處甚多意求簡健而自愚意審之似
皆不可刪者也不獨波瀾意度爲之索然以爲文之法
求之似亦未盡僕嘗語學者說理之文以論事出之則
無徵不顯論事之文以說理出之則無小非大蓋必事
與理相足而後辭達辭達而後辭之能事畢今觀所閱
于論事而折以理者則刪之說理而證以事者則又刪
之意嫌其複不知非複也必事與理相足而後辭達也
至于字句亦時加刪省試取讀之覺原本語贅拙甚近

古删之乃反近時則亦不必删也雖然此其小小者耳若書錦堂記竟斥以庸下本論下篇節節而詆之此則僕所驚訝而不敢卒觀者也昔人謂身在堂上乃可以辨堂下人之是非居今日而排斥古人必其學與識與力勝于古人而後可也歐陽公之文七百歲于茲未有能繼之者乃欲求勝于歐陽公無論足下自宋南渡而下至于有明不敢信有斯人也學記謂學然後知不足不學不知其善僕不足謂足下未嘗學然僕則嘗學之而自知不足抑嘗學之而知古人之善不敢以輕心排斥之矣有明王李之徒嘗菲薄唐宋以下文字然同時

如歸熙甫已斥爲妄庸元美晩年贊熙甫始極推之而
自傷其異趨夫熙甫去歐陽公不啻倍蓰什伯元美之
悔恨已若此若以望歐陽公門仞豈復能充都養之役
然則詆排古人蓋不待熟思而知其不可也足下於僕
道義之愛同於骨肉不敢不盡其愚又念今世學古者
雖多學古而能直言者頗少僕不言當無有爲足下言
者幸鑒其愚忠而恕其狂瞽如所言謬妄亦祈覆教其
它評駁于鄙意有未安者並票在別紙惟一一裁察

別紙附

與高司諫書

據刪昔漢殺蕭望之至今之人未可欺也一段云此段實無意味削去篇法乃謹按去此段無波瀾矣然此書公不收入居士集當亦以少年氣盛之作語多傷厚耳

與石推官第一書

據駁此文爲漫節摘字句頗多按公與人書收入居士集者范龍圖李詡樂秀才吳充秀才杜中丞論舉官曾鞏論氏族及宋咸七篇而已餘皆非公所欲存者也然有刪者亦互有得失語似去其漫者而未能盡作者之意字似去其餘者而句法反近俗而不古是亦可以已也

代楊推官上呂相公求見書

據云所陳特世俗之淺意而文亦膚滑按此等文俱不收入居士集者然氣味似昌黎亦未可薄爲膚滑

本論上

據云切中北宋時弊惜文太平衍與近代時文策畧不異按本論第一篇公刪去不入居士集然薄爲時文策畧亦太過

本論中下二篇

此二篇中篇刪節甚多下篇發論處俱駁爲文起一頭且每段詆爲膚按歐公本論與韓子原道原性蓋三代

而下追配六經之作也今輒刪節其中篇而末一篇則節節而詆之毋乃好高之過至云頭緒錯雜自是文章之病若文中波瀾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其頭雖多究之同一水耳不得謂之錯雜也

原弊論

據引令兄百川評云于病症悉矣惜未詳療之之方所以遜于詛錯也按題曰原弊故所論在弊反之即所以療之也原集題止曰原弊茅選加論字其陋如此既曰原又曰論可謂知文理乎

帝王世次圖序

按刪是文王以十五世祖四句云有此即近于駁雜無實之歲矣按刪此四語覺不能曉暢

外制集序

夏四月召自滑臺句批云若退之爲此當日是年夏四月余召自滑臺按前書慶曆三年春此處直接夏四月甚老似不必添是年二字上有顧余何人似不必添余字

薛簡肅公文集序

按云格調意思俱無以異于近世人按簡肅爲公外舅其集不傳恐無可稱者公止言其多不言其佳又以兼

得爲難立言愼而有體自非近世人能及

廖氏文集序

據刪予以一人之見四句按刪此四語覺本意不暢

章望之字序

據云意思膚庸辭氣亦與今之時文論策相近按文意足以勉人自立要爲有用之言貶以膚庸似太過

送秘書丞宋君歸太學

據云雖應酬之文亦太覺率爾按此篇蓋公學韓之作氣味自不同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據評起處云云亦開近代人俗徑按此篇不入居士集然詆以俗亦太過恐自命爲雅者未必能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據云就其人鄉國山川發端亦俗徑按此篇未入居士集然亦不俗昌黎送廖道士亦就鄉國山川發端公或以其摹擬有跡故置之耳

删正黃庭經

據云發端亦近小說家按此文未入居士集

續思頴詩序

據云以近體詩入古文本不雅歐公出之尚未甚可憎

效之則如醜人之捧心矣按所舉詩皆古體非近體

六一居士傳

據于客曰是爲五一以下評云亦開元明人纖佻門徑按此評甚是朱子亦嘗譏之然此篇與柔悍傳俱未收入居士集

御書閣記

據改天子二字作明皇云公非唐人又連書太宗事宜稱明皇以別之按前朝則書朝代本朝則直書廟號此定法也文稱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說與天子爲青六大字而下則直書太宗皇帝未爲無別明皇二字止見

稗官說部若史書及長行文字未有遺帝字者恐未可
用天子二字爲下文人主好尙句張本亦恐作者自有
深意高明以爲何如

相州晝錦堂記

批云此歐文之最庸下者按此文乃反題法也堂以晝
錦名未能忘富貴利達之見公取刻詩爲韓公出脫合
于孟氏得志弗爲之旨義正而詞穩徑詆爲庸下似太
過試執筆自爲一篇恐無以相逾也

峴山亭記

據删羊杜二人名字于常侍荆州爲重而二子相繼句

二子字上加羊杜二字按散體文字書事俱用史法文直書二人姓字乃爲合法若憑空出羊杜二子不知爲何人恐未安

有美堂記

據云公嘗自記此隨意應酬之文而諸公乃贊歎不置豈不爲知言者所哂按此文與晝錦堂記公並選入居士集自記云云是否可信

泗洲先春亭記

據云承泗之民曰二段似出張侯之意眉目不淸按泗之民曰至以食役者爲一段提成以下書事至可久而

不壞又爲一段茅本遺畫乙誤連耳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據于銘詞刪孰不事君以下六語評云淺狹語非所以擬公又上下意脉轉爲所間隔按韻語當間發議論方有波瀾中六語似當存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碑銘

據云歐公于諸貴官碑誌有義法可尋者不數篇其餘信筆鋪序去近代人實不遠蓋由狥請者之意而每事必詳不覺自累其體也按歐王曾三公作銘誄文一字不假借歐陽于范文正公爲至交其子純仁又賢相也

公因墓文致純仁等怨怒而不狥其請其他可知今謂公狥請者意非知公之言也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據云此亦公用意之文惜銘辭太淺直按昌黎銘詞倔奇公獨持以雅正似有意矯韓所爲非不能奇也觀公七言古詩其奇恣與韓同則知公之意矣

贈刑部尚書余襄陽公神道碑銘

據云銘辭義意宜取于誌之外歐公似未講此按直敘其人行事以爲誌而以四言韻語括之以爲銘此誌銘

正體也韓昌黎于卑寒冗散朋舊親暱小誌銘間仿史
記傳贊派行仄出爲險句奇體以寄哀憤而已其王公
大僚如曹成王徐偃王劉統軍太尉許國公江西觀察
王公袁氏烏氏諸廟碑銘無不用四言韻語鋪陳始終
者唐人神道碑墓誌多用一人爲序又別一人爲銘安
所得誌外意義而銘之尊許以銘辭義意宜取于誌外
而疑歐公未講此恐未爲篤論也

倘書戸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

據云通體平衍則王均事不宜不見首尾按王均句爲
敘部書事耳義不重王均故不敘其首尾此文曾子固

稱爲行世傳後無疑蓋數百年而一遇者輒以平衍目之殊太孟浪

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

據刪公學問兼該通陰陽五行一段云以下大槩止宜畧舉其大者而餘以三數語該之按論機祥處有關係似不可畧凡不可畧者雖萬言不爲煩徒欲取簡亦非史法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據云追封皇子公主九人以下敘次亦近時下人連數數事後代人倣遂成習套按事有常特敘者有當連敘

者古文自有定法歐公敘事之文七百年于茲未有能
逮其十一者無論時下人此等評語似不可輕用
資政殿學士尚書戸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按王建竊據于蜀據聞者王審知也誤訝為建不加駁
正何也茅氏疎謬類如此此如曾集首列文定公傳寥寥
數語不知出自何書而謬以為宋史本傳儲同人承其
訛又實以元脫脫等撰不知宋史文定公本傳一千一
百五十二字並非此寥寥數言也其可笑如此貽誤後
學此等乃不可不辨今據君所辨者删老媪告其子一
段云太瑣瑣按備書老媪孤女二事正以明治蜀之寛

與治開封之嚴反對此公之用意處故下文以寬猛異
施總論之如逢蒙之射三句批云此等在公偶一爲之
遂開明朝人無限陋習按文字比喻語五經三傳皆然
視用之何如惟不切則爲陳言耳陋者自陋不得概議
前賢遂爲文字中不當作比喻語也又云三宰二字不
典按齊語臣立三宰工立三族斥爲不典誤矣黄山谷
云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後人讀書少見謂杜韓自
作如此語耳此等評語出之宜愼又總評云歐公此等
文似近今人亦能爲之蓋狥請者之意而備載瑣事也
按歐公不狥請者之意前已論之矣若以敘瑣事爲狥

請者之意則史記敘瑣事有甚于此者不知其何所徇也至謂此等文近今人亦能為之何言之易耶歐公敘事之文後人無能繼之者七百年于茲矣有明成弘以前文雖薄弱詞理不謬嘉靖以後求其文從字順章妥句適而不能得謂有能為歐公之文者吾不信也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擬刪故予記公終始四句按此四語公用意所在似不可刪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擬云歐公誌文凡變格者即佳按誌墓之文堂堂正正

鋪陳始終者皆大文章凡變格者皆小品文章以變格爲歐文之佳者恐非至論歐公碑板文字居士集備載而首列之皆公刻意立言之作蓋馬班以後敘事之文韓歐二人而已荆公務苛盡變要爲別調若東坡以下則皆望焉而不能至餘子無論

右諫議大夫贈工部侍郎張公墓誌

銘

摭評其義有可提等句云疊句大類時文按五經三傳疊句頗多總以不切者爲陳言耳形貌聲調不足以論文也

尙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據云後半甚古前幅剪截乃與相稱刪一再至曰鄂州二句謂後揭九州則一再二句可刪按一再至二語乃孟堅史傳先提後敘法一再二字上對九下對七言又母夫人句刪夫人二字按職方母爲公尊屬故不敢質言母而曰母夫人又惡而姦刪而姦二字按姦與惡不同惡就心言姦就所能言故曰惡而姦下所云桎梏猶冠帶惡也簿記人陰私姦也又富家有盜一段刪百許捕之句械付獄下刪鞫之二字按捕與鞫係二事故下曰勿捕與鞫上云鞫之故下曰鞫愈急以文義求之原

本一字不可刪也惟前後並稱公中忽稱府君非傳寫之訛則公筆誤改之甚是

尚書主客郎中劉君墓誌銘

據于自爲青溪主簿至坐所舉罷四段盡刪去云前所敘畧已覺太繁更益以細事太汗漫無檢局矣按以禮屈其長吏以法繩太后姻黨與天子爭勿擅民利與上司爭勿用私人有一于此足爲名臣謂之細事可乎今之人有能如此者誰也斷不可刪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據刪嗚呼予哀狄君一段按此段以敘哀即暗序其年

謂刪之則莫知其年矣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據刪起處一段云其屈伸大節誌中不具則宜揭于首既詳具于誌中則起處爲附贅懸疣矣法以義制而變動無常者雖歐公不能盡合況下者乎又云銘辭亦平平按屈于生猶可伸于死者求集其文而序之也屈于人間猶可伸于地下者求誌其墓而銘之也著君大節云云公述所以敘文之意誌乃詳敘其生平而申之以感慨也前後判然兩事謂之重贅可乎前刪其求伸于地下句而後復恐圖宜其欲求伸于地下句不嫌無根

耶蘇梅爲公至交公誌其墓皆平生極用意之作一字不可删也銘詞離奇跌宕非昌黎不能謂爲平平亦太過求高矣

黄夢升墓誌銘

據云銘乃變體而意味亦淺按以此銘爲淺吾不知所謂深

長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據于王公諱利之夫人曰李氏李氏世家湖南二句删下句李氏二字按上李氏夫人也下李氏家世也不可删又于爲李氏女爲王氏婦二句删去李氏王氏四字

按李氏女王氏婦云云並以世族敘次錯落見姿致亦不可刪大約古人文未易刪動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按評易漢而自若句云易字畧雅按易字甚古雅非深于古者不能用亦不能解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按刪公爲人剛介好學問一段云此數語專爲串合通篇然亦太有痕迹退之則絕不用此按先提數語而後敘事孟堅史傳法若趙充國諸傳是也韓公用于長法多然班法亦間用如曹成王碑先提云既孝既忠持官

持身內外斬斬以下敘其忠孝及持身持官事實應之不得謂絕不用

瀧岡阡表

矧求而有得六句據云此良士恒情耳沾沾自喜則淺之乎爲丈夫矣按崇公此言矜炫于人謂之沾沾自喜可也本私語于家而妻述其夫子稱其父耳謂之淺丈夫可乎求其生而不得以下一句一意曲盡聖人用刑哀矜之至意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也舊筆删之可謂不愼非所望于賢者也此文懸日月而不刊非後人所敢輕議余竊惟于何恃自存一句疑爲未穩然亦

至今未可見之筆墨又據删其平居教他子弟一段云以後複沓而無味按其平居以下包括無際施于外事二語尤深穩得體總之此等文章非後人所能增損一字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據此文前後字句删駁頗多按古人語愈贅拙愈古健一加删飾卽成世俗語言總之一字不可删也

祭吳尚書文

據云此祭文之不用韻者按前以也字代韻末一段則世外逝位溯皆韻

祭資政范公文

據刪嗚呼公乎至是不仁哉一段云于范公生平既渾括而不詳何暇及此情事之瑣瑣者且辭意淺直存之轉爲通體之累按賢人君子時難得而易失杜甯韓范之黜公生平所爲發憤者至死則無復望故獨于此哽咽而不自已也輒刪其用意處頗宜斟酌之

祭蘇子美文

據刪震仆如麻等句云如麻義不穩按歐公語出處猝未易檢然金世祖本紀有乘勝逐之死者如仆麻之語則震仆如麻容有出處又太白詩亦有白骨相撐如亂

脉之句

祭丁學士文

據于無如仲尼等句駁云儗人非倫語亦近俳按義取愛偁被謗不在孔孟韓公祭田横亦引孔聖猶此意也又删至今獨弔乎沅湘等句云旣陳孔孟又復及此于辭賦尚可古文則不宜按銘誄之文正與辭賦騷些同體非散體古文也

與方靈臯論所評柳文書 附詩評語四十九條

禁城迢遞館務匈遽迄無寧晷昨假館書卒讀尊評柳集高論特識見所未見驚歎久之大槪于渾發論議援據

舊聞者即指爲俗套旁論曲證者即詆爲醜態然此數者原本經傳自秦漢迨唐作者皆用之似未足爲柳州病亦未可執以爲文禁也至于語句稍古拙者即目以稚柳州在當日昌黎獨以文事相推謂巧匠旁觀以吾徒掌制爲媿史臣引其言爲定論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昌黎非妄許人者其言果稚安得擬子長果子長也即有未善何至于穉既而反覆循省全書評語寥落覺應駁者多未之駁而所駁者乃又似可已或者以矜氣臨之以易心出之執持已說以繩古人雖其詞句有本者亦不及詳審遂不覺其詆之至于斯

耶鄙意嘗謂柳文之不足者在理不在詞氣蓋柳州于大道未明故表啓諸篇苟隨世俗非聖賢奏對之旨至諸僧塔銘及贈僧之作于理尤謬故詞亦弊弱而書序論記散體大篇則辭氣雄深雅健誠如昌黎所云足以追馬配韓卓然而不媿也今仍照歐集凡鄙見與尊評有參差未合者俱一詮出寫在別紙藉求教益僕于韓柳歐王曾蘇數家文嘗繩以六經句比字櫛以求其離合于毫釐分寸之間實見古人爲不可及非敢榮古虐今如柳州所云如所詮頗謬幸一一教示

別紙附

獻平淮夷雅表

據云表簡而則雅亦典蔚但韓碑古在意義此獨句讀不類于時耳蓋退之志在約六經以成文而子厚則較文字之工于毫釐分寸間也按評語甚確不可易也

封建論

據云不初字稚挾中與句氣弱及夫郡邑句亦氣弱按謂初字稚近是然不初猶云非初耳挾中與句氣弱當謂語排耶及夫郡邑一轉似不覺其弱

斷刑論

據于胡不謀之人心以下俱評爲稚按春生秋肅語其

理耳非謂賞必俟春夏刑必俟秋冬也項羽印刓不予爲四惡之吝易貴不留獄書稱伏念旬時丕蔽要囚予原所論頗爲有識然用意過于輕脫無敬天之心故愚謂柳文不足處在理其詞則雄傑似不得謂爲稚

辨侵伐論

據云其辭雖大二句晦澁又許罕知侵伐等句云是謂賊經侮聖之言按侵伐並見于周官乃以公私立論聖人豈有私哉柳文理不足類如此謂其賊經可也至議其詞句處愚秖覺其峻潔不所暴尤古

六逆論

按凡譏其詞句爲稚爲晦澁爲承接處不洽爲冗爲強

合等語俱未能領悟不敢遽從

論語辨下篇

據云上言疑作上焉音近而譌按有明蔣氏本上言乃

上之而南宋乾道三年潛山所刻雲間潘緯增廣註釋

音辨柳集亦作上言又于下之二字下註云一本作下

言然以蔣氏本爲是

箕子碑

據子末段云數語卓立惜前幅體製不佳按凡先立說

而下文明應其說者卽以爲不雅然則孟子首章非耶

似未可置一廢百

碑陰文

據云生人不宜稱諱按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死則名之其義通于諸侯以下故凡語人死而隱其辭則曰偁有不諱人子之于父母生死皆諱其禮止于門內故曰入門問諱孫于王父母逮事父母則諱不逮事則不諱以生事之時固嘗諱之也皆謂生則諱死則名謂生名而死諱者世俗之訛也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吾無姓耶句據云俙而雅按此云俙而雅甚確亦以其

理不足也然和尚以無姓爲稱則與無端作佛語者猶爲有別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曰副元帥一段據云頗傷于繁蓋以狀殂遝中口語復沓然終是精神衰散處按段太尉逸事一篇乃柳文最高古直追史記者似不至衰散惟公質貌魁傑一段遝云時弱幾近南宋以後人按叠用排句以拙爲古非南宋人所及也此柳常侍行狀脫首頁誤連于此

陸文通先生墓表

據云莫得而本而當作其拔而字蔣本亦同句法亦可

通

東平呂君誄詞

據云命姓惟呂云云枝蔓無謂按銘誄之文多敘先世此數語耳似未得爲枝蔓中間波瀾排宕姿致兀傲甚可愛或以順敘爲散漫耶誄詞固未有不一直鋪敘其平生者

呂侍御恭墓誌

渢渢之風乎據云首句無謂且與下義不屬按首句切侚父似非無謂恭自以爲侚父胄故有大志似與首句文義相屬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

分閩秀政數語據云意鄙而詞肖孝如方輿公以下據云俗套按自立格局排比整齊以莊為重以拙為古惟子厚氣厚力沉乃可為之後人摹此則誠如所譏

先太夫人河東縣君歸祔志

據駁姪字云傳曰謂吾姪者吾謂之姑非所施于兄弟之子也史記魏其武安列傳跪拜如子姪漢書作姓豈傳寫之誤而韓柳諸公遂過而承用之耶按姪字所駁甚是但傳訛已久唐書狄仁傑諫武后謂姑姪與母子孰親宋呂蒙正對眞宗有姪夷簡等相才也然韓歐曾

王支皆不用蓋古者媵姪爲媵釋名謂姪者迭也更迭
進御也豈可施之男子哉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
據云若改適則法不宜銘按改適無據以其年疑之耶
古法惡疾去或以病疾而歸于柳氏故遡先夫人而變
耳非改適也
亡妻弘農楊氏誌
重崇友道等句據云若效左傳國語句調轉成稚拙按
其哀同故詞近複然其勁質處不可及
河間劉氏誌文

叔文堅明直亮一段據云不獨屈詒可哂誌其母而歷敘子之官階陳其功德于文律亦太乖矣按子有功德陳之亦合法特敘文無功德耳

乘槎說

說曰以下據云不可通按此解誠難通駁之甚是蓋棚于理固多不足也

說車贈楊誨之

其要存乎材其爲工也兩處據云仍一車之說耳比齊句據云不雅按衆車之說謂車之衆說也比齊句誠不雅

復吳子松說

末後數說據云晦而澁按稍嫌勁直不能如昌黎荆國小品文曲折變化耳謂晦而澁再讀之未能領畧

罵尸蟲文

苛慝不作句據云誤用按苛慝見左傳國語皆就政言今以指尸蟲之苛刻隱慝似亦可通如謂必就身之受害言則張平子温泉賦云蠲除苛慝服中正兮熙哉帝載保性命兮柳州或本于此似亦非誤

塗山銘

據云絕無義藴詞亦淺率按唐虞讓功商周讓德亦是

創論

舜禹之事

據云誇詟咸宜蘊義雖淺而氣尚淸明此則庸妄人所託決非子厚作按此編甚謬妄文亦不妥卽以爲非柳作也可

東海若

據云此等之醜惡轉無所用瑕摘按所評確甚一字不可易

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昔韋孟以詩禮而下據云舉古人近似者以相擬最文

章惡道而子厚每蹈之按學記之法罕譬而喻然孟子言大勇則舉文王武王言不動心則舉孟賁告子北宮黝孟施舍子夏曾子言性善則舉成覸三子之言槪謂之惡道可乎似未可執一以論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據云殷周之前以下當別爲一篇前取刪定舊說以爲序後乃別出義意以爲跋也合之則理體俱失按欲割而二之甚爲特識于文氣亦省重複弟恐旣序其書末必更跋之耳若開羣玉之府等句據云自明以來陋習皆此種比喻爲之先驅按經傳喻語甚多昌黎尤善喻

似未可獨罪柳州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摭云以此喻發端亦惡道按昌黎送溫處士序非比喻發端乎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摭云援古證今近世村師幕客皆恃此爲活計按送楊少尹序非援古證今乎易于之間何摭云用古甚醜按易于二字禮記原自相連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遐登王粲之樓一段摭云以古蹟點綴亦惡道按此段

氣雖古健然語多排未能盡洗六朝之陋以此不及昌黎耳若古事點綴亦自不妨弔望諸君墓觀燕市屠狗問潁川鳴鳳孰非古事點綴乎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據云歎美其人之上世亦惡道援昌黎送王含秀才亦引其祖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其殆庶周乎據云周字非誤則稚且佻按周字本孟子周于德周于利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據云退之亦間設喻而不若子厚之層層且數見不鮮按退之石處士韋侍講二序皆連設數比喻語它如路火溺水景星鳳凰匠石之木冀北之馬大江之怪物亦可謂數見矣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

按道源生知等語太排全是六朝陋習此等乃當駁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據于末數句評云惡道按後先之義頗佳似非惡道

監察使壁記

據云務爲炳炳烺烺其實皆世俗人意趣按從敬說到

肅從肅說到法制立義精切鋪陳典禮俱有關係通體

無一懈筆此等文非唐宋大家不能謂爲世俗人意趣

恐未然

四門助教廳壁記

據云直頭布發錢牧齋輩所俎豆也按首切四門非通

套也文前半敘職掌後舉三君子能重其官因有題名

之記敘訖即止不溢一辭此法原本史漢唐宋以來惟

韓柳曾王四家能之歐公尚餘姿至蘇氏即雜閒冗之

辭南宋以後則絕響矣牧齋輩豈能夢見耶祭義誤作

祭統是偶然檢點不到

武功縣丞廳壁記

據云觀諸記可知子厚學無根柢蓋如此此則每題皆有現成一篇文字可信手鋪敘不假思索矣按建置沿革土物政事具見于尺幅中詞古體峻銘鑄經史發爲高文末一段尤有關係信手鋪敘豈能及此恐韓柳曾王四君子而外更無其人鋪敘二字亦不易言有明嘉靖以後敘事之文不二三行即字義不通文理不貫求如此文高渾簡靜雄深老健非根柢經史安能道一語耶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據云五齊以祀神非衆所得飲按五齊以祀神論爲酒

之本義耳既祀之後仍供獻酢否則將安所置之祭肉不食朱子以爲褻鬼神之餘然則祭酒不飲獨非褻乎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王氏詳說云王酢以醴后酢以盎又曰醆爲諸臣所酢者之酒郊特牲云醆酒涗于清注云醆酒盎齊也五齊之等由濁而淸由薄而厚醴盎猶供獻酢則緹沈可知軍中有禡牙祭纛諸禮蓋祭而飮軍士耳

興州江運記

公命鼓鑄段據云文近頌銘不宜入散體破壞格製按散行中忽入韻語經傳子史多有之惟視其辭與氣古

質否耳

桂州訾家洲亭記

據刪太凡以觀至惟是得之句云陋套削去乃轉覺大雅按昌黎徐泗濠三州掌書記廳石藍田縣丞廳壁二記皆先發論然後敘本題概以總論爲套似亦執一之論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據云北流潯水瀨下六字當屬其字下有流後按流石盡韲乳之屬流石成形凡巖洞皆然下文亦有流石怪狀云云是流石二字相連中不容更添他語考別本北

流溽水瀨下句註云流一作洸愚意洸字亦未是當作

桄乃可解按此文錯誤處多如多蘘荷誤作多蘗吾一

本于石魚之山句上有其南有三字而立魚下無在多

秭歸四字及石鯽作多石鯽皆校此本爲善

與楊京兆憑書

理不一斷于古書據云晦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據

云意脉與上不相承接按所謂脢與不相承接處再四

循覽未能領畧要之此等書記自是大文章

與李翰林建書

據云覺然足音非喜貌也按覺然二字陸德明莊子音

義稱司馬云喜貌崔云行人之聲二義似崔說爲允然音義並載二說而喜貌在前凡兩說者以前說爲長則亦未可苟也

與顧十郎書

其或少知耻懼據云此轉費解按分別三種人甚覺明晰無難解者

與呂恭書

作東郭至其道美矣據云此段數甚理體氣格俱失削去乃完好按欲譏其失必言其善此風人之旨偕老猗嗟是也古文辭亦然作東郭以下似不可删

與李睦州服氣書

據云搖頭瞬目醜態百出按此文奇傑而加以醜詆蓋懦夫掩卷而不敢觀者也尊意不過于此喻語即詆之耳然古之高文喻語甚多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

據云甘羅終軍之不足慕何待煩言按以文律亦撥腫而不中繩墨又于視函谷關云支蔓中又作色相語醜甚按來書既慕此二人即不得不力排之色相語亦不妨經傳皆巧搆形似之語形色天性不可離也欲空色相者佛氏之妄

祭外甥崔駢文

據云本以弔詭之辭志痛而支蔓拙滯轉近于戲臆此

文命意未穩而詞則振奇